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第 一 卷 第 一 分 集

农民 (三)

(荷兰) 范·高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农民 (四)

(法) 罗曼·罗兰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WORLD CLASSICS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集

WORLD CLASSICS



农 民

[波兰]莱蒙特 著
要强 译

(三)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农 民

[波兰]莱蒙特 著
雪强 译

(四)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第三卷 春

正值初春。

四月的早晨，缓缓地走来，仿佛一个农夫筋疲力尽，睡得很沉，仿佛刚睡着天就亮了，不得不起床，赶紧去地里干活。

拂晓时分。

大地一片静悄悄，只听得浓雾笼罩、睡意朦胧的树木上，有露珠滴落的声音。

大地沉浸在寂静与幽暗里，上面的天空开始朦胧地泛着亮光，又是一块清新的淡蓝画布。

白雾笼罩在低洼的牧场上，仿佛牛奶桶里泛起一层泡沫。

公鸡的啼鸣在梦幻一般的村落里，此起彼落，互相呼应。

残星也疲倦地退隐消失了。

一忽儿东方一片红光，就像炉火中的一堆炭火被人吹了一口气。

动荡的雾霭，沉重地袭卷着大地，在暗沉沉的田野里奔腾而过，仿佛融雪的春潮，或是香炉里飘出来的烟霏，螺旋着上升，逐渐稀薄。



农 民

黑夜蜷缩着，紧抱着大地，仿佛不肯离去，用它厚厚的潮湿的大氅掩盖着大地与白昼争锋。

光芒洒落整片天空，光线也穿破雾的笼罩。有些地方，沿着高原，可以看到湿漉漉的淡褐色原野，闪着一层亮光却有些污浊的水坑，以及在消退的晨雾中渐渐清晰了的流动倾泻的小溪。

天色明亮了许多，东方的晨曦由青紫色变成浓浓的血红色。一切都分明可辨了，有遥远处一丛暗绿的森林，有上坡大道中一长列的白杨，而零零落落散布在田野里的村庄，逐渐从阴影中移了出来，好比从那些退落的浪潮中冒出的岩石，还有附近的一些树木，沾满朝露，洒下点点银光。

太阳还没有露出脸来，可是马上他就要在周围一片红光中跳将出来，跟大地相会了；大地仿佛刚睡醒的孩子睁开眼望了一下，却依旧卧床不起，懒洋洋地玩味着养神的情趣。如今寂静更加清晰而逼真地围拢来，因为大地仿佛在屏息静气呢。只有轻如婴儿鼻息的微风，从森林里吹来，拂不了一滴露水。

大地仍然睡眼惺忪、暗影斑驳，像是充满了缄默的顶礼膜拜者的教堂一样。这时，广袤田野上的苍茫晨光里，突然传来云雀的一声鸣叫。

云雀从地上飞腾而起，一面扇动翅膀冲向云霄，一面发出银铃般的鸣叫——象是弥撒的悠扬钟声——又象是春天的芳香，凝成馥郁的香柱，冉冉上升，在东方静谧庄严的高空里云雀正在唤醒广袤无垠的大地。

片刻之间，一群云雀和着歌声腾空而起，它们振翅翱翔，向大地宣告黎明已经到来！

红光耀眼，太阳喷薄欲出。



终于在遥远的森林边露出头来，好象是从深渊中升起来似的。仿佛有一只神圣的巨手，把这闪闪生光的巨大圆盘，从深渊里擎出，以其幸福的光芒，祝福着大地上的万物，不论是活的和死的，幼小的和衰老的，白昼神圣的奉献就这样开始了，而万物则叩首俯拜，在这神圣庄严的光景之前。

世界在阳光下变得绚烂多彩。

雾霭像缭绕的炊烟一样袅袅上升，飘向泼着灿烂金光的天空。万物奏响了一曲赞歌——这是一种呼唤，一篇感谢浩荡圣恩的祈祷，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祈祷！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森林和村落的上空向每一个角落洒下片片温暖，——真是天主慈悲的眼睛啊！——君临天下的太阳以其仁慈，博大的胸怀开始统治着整个大地。

就在这个时候，森林附近的沙丘上现出克莱姆巴家的年迈的亲戚阿伽沙的身影，大地主家的几个干草堆，就堆在那边儿车辙又多又深的道旁。

阿伽沙从初秋时就进行着她的讨饭巡礼，从此一直和恩赐面包的天主打交道。

阿伽沙像一只冬去春来的燕子一样又回来了。

她衣裳褴褛，拄着个棍子，背着那个破布口袋，腰上还挂着念珠，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着，象是种在沙地上的枯萎而有气无力的杨柳，时刻有倒下去的危险。

她迈着短促的碎步走过大地主的干草堆时，太阳还在缓缓上升，阿伽沙抬起饱经风霜皱纹密布的老脸向太阳望去，灰色的眼睛里虽然充满血丝，却仍洋溢着希望和憧憬。

啊！多么漫长而严酷的寒冬啊！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了！想到这里她脚步变得轻松，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布包在她的肩



农 民

膀上左右摇晃，念珠在她的腰间哗啦啦作响。可是，没有多久，她的呼吸急迫，使得她不得不放慢脚步，以一种更加缓慢、沉重的步伐前行。但，她那饥渴的眼睛却使劲打量着周围的景物，看着那微露绿意的麦田，那薄雾散去后的村庄，那些还没有生长叶子的、屹立在路旁或是零星散落在平原上的树木，她莞尔微笑了。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光芒四射。整个儿乡村仿佛闪着亮晶晶的光芒，翻耕过的黑土在阳光中发亮，水沟中波光鳞鳞，凉爽的空气里嘹亮的响彻着云雀的歌声。远处突兀的石头旁，几块融剩的残雪依旧熠熠生辉。几株树上甚至生出儿许黄色的柔荑花，有如琥珀念珠一般在空中摇摇曳曳。在某些角落里，在阳光晒干了的河沟底，淡绿的鲜嫩草叶在去年的铁锈色的枯叶之间冒出，野花松开它紧握的小手。一阵轻风，送来了阳光沐浴下的原野的浓重而又潮湿的气息。一切都是那么光辉灿烂，那么博大辽阔，杨溢着甘美的芳香，阿伽沙真想像云雀一样，展翅高飞，歌唱心中的喜悦。

“天主啊！亲爱的耶稣啊！”她欢喜地嚷到，她坐下来眺望，恨不能把所有景物尽收眼底，送给她欢跃的，敏锐的心灵。

云雀悦耳的鸣叫向人们宣告春天的脚步已经跨过原野……神圣的太阳！，春风柔和温暖的爱抚，简直就像母亲的亲吻一样！大地怀着神秘的渴望沉静地等候着锄头和种子的到来！到处出现生命的沸腾，春风里包容着将来的叶片，花朵和麦穗。

啊，春天来了，像是个身披五彩霞衣的美丽妇人，玫瑰色的曙光就是你充满笑靥的小脸，潺潺的流水是你那飘动的秀发，春天到了，在这四月明朗的早晨，她从太阳的府底飘然而



下，徘徊于麦田之上，张开她的手指放飞云雀让它们去歌唱春天！在她后面，成行成列的仙鹤，欢快而又嘹亮地鸣叫，大雁排成人字形，横过淡蓝色的天空。沼泽地里的鹳鸟，茅屋边的燕子都在啁啾。禽鸟第一个奏响了欢迎曲。每逢她那日光衣裙接触大地的时候，青草便懒懒地从地下探出头，肥大的幼芽剥下粘稠的外衣，细小的嫩叶喁喁低语；到处都生机盎然。

春天轻抚着那些可怜的东歪西倒的低矮茅屋！她用仁慈的眼睛环顾着屋檐下瑟缩而麻痹的人们，他们活跃了，他们在这渴望已久的时光里，丢开他们的悲哀和忧虑，梦想着幸福的来临！

大地奏响生命之音，就象长久沉默的钟发出了新的铿锵之声。在阳光的鼓动下，壮丽的声音响起来了，迸发着喧哗的欢乐，哄传开来了，它激动怯弱的心，终于在每一个灵魂里找到了回响和共鸣。感激的热泪涌上每个人的眸子，人们再一次以他的力量宣告了其不朽的精神，在狂喜之中跪将下去，拥抱着大地拥抱着大地，上每一块隆起的孕育着生命的土地！拥抱着每一株树木，每一块岩石，每一缕升腾的炊烟——拥抱着她抚育珍爱的一切东西！

阿伽沙心里这样想着，缓慢地走着，贪馋地眺望着这块她梦寐以求的圣地，有时候，她像喝醉一样恍恍惚惚，不知自己是谁。

钟塔上弥撒的钟声把她从幻想中唤回现实，她跪下来祈祷。

“天主啊，谢谢你让我回到这日思夜想的家园。

“……仁慈的上帝，保佑你孤苦无依的子民！”

她艰难地祈祷着。泪水象一股瀑布似的从她心底里涌出



来，溢满她枯瘦干瘪的面颊。她十分感动，感动得寻不着念珠，讲不出话来，只有不连贯的语音，不经任何雕凿地从心灵深处迸发。最后，她花了好大的力气爬起来，望着四周的乡村景色，向前走去。

白天耀眼的阳光下，列普卡村整个儿的景象都展现在她眼前：在她附近，深蓝色的池塘缠绕着整个村庄，透过薄纱似的淡淡雾霭，波光如镜；茅屋像个家庭主妇一样或是蜷缩在对岸的土地上，或是坐落在还没有长叶子的果园中间，有几个屋顶上升起了淡淡的炊烟，玻璃窗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刚刚粉刷的墙壁和房子边上的黑色树干，对比鲜明。

现在她认清这熟悉的家园。一路走过去时，听得见磨坊里的轰隆声，磨坊兀立在村子的一头，靠近她所走的那条大路。高大洁白的教堂耸立在村子的另一头，粗大的树林之间，老远就看得见它的窗子和钟塔上的闪着金光的十字架和附近神父住宅的红瓦屋顶。房子背后，郁郁葱葱的森林绵延无垠，辽阔广大的麦田，点缀着果园的村落，突出的山崖，曲折的山路，歪歪斜斜的树木，稀稀朗朗长着杜松的沙丘，以及那穿过茅屋间的空隙，闪烁地由磨坊奔向池塘而去的一线细流。

离她较近的地方，是铺陈在山坡上的列普卡村的耕地，随着地势的高低，起伏不定。一块连着一块，蜿蜒伸展开去，只是偶尔被那种着密密的，亭亭如盖的梨树和蔓生的野蔷薇的小路或泛着晨光的棕色休耕地隔开。现在无论是微露绿意的已播种的田，还是颜色黑沉沉的土豆地，抑或一小片一小片新近翻耕过的田畴，以及那些漾着积水的低洼地，都点缀得这幅图画格外生色。鹈鸟在磨坊外的炭灰色的牧场上徜徉、啼叫。再远一点是浸在水里只有一点高地露出水面的卷心菜田，仿佛是那



干涸水沟里的鱼；白肚皮的田凫在田畦上飞翔。十字路口，竖立着耶稣受难像。村庄舒舒服服地安居在低洼地里，在这之上，高高地悬着暖和辉煌的太阳，风里吹拂着云雀的啼啭鸣叫，牛棚里的哞哞哀鸣和大鹅的狂欢乱叫，还有那人们的相互呼唤；风的气息是那么温暖，那么柔和，大地沉浸在孕育新生命的喜悦里。

人们还没开始耕种，只有两三个妇女在紧挨村庄的田里撒粪施肥，一缕缕臭气被微风送进阿伽沙的鼻孔。

这群懒骨头都到哪里去了，这时候还不翻地？干活儿的，怎么这样少啊？”她咕咕哝哝地说道，心里充满怨愤。

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她走上一条横过水沟的小径，水沟里，长满茂盛的野草，粉红色的雏菊含苞待放。她记得很清楚，在过去，这时节田野里早缀满了姑娘们的红裙，漫山遍野洋溢着欢笑了；因为这种天气正是施肥、翻耕和播种的好时光。那末，出了什么事？只有一个庄稼汉站在田里的什么地方，一边儿走，一边儿把手臂挥成弧线，播撒着种子。

“初春时节，他肯定是在种豌豆……不用问，准是多米尼柯娃家的小伙子。”她说道，接着又真诚地补充道：“上帝保佑播种的人！”

小径崎岖不平，不是鼯鼠洞，就是水坑。可是她根本没注意这些东西，她全神贯注于眼睛看到的每一块耕地。

“这是神父的黑麦田。长势真另人羡慕！我记得的，我离开家时，长工们正在这儿耕地，神父还在附近监工的。”

她又痛苦地慢慢前进，沉重地呼吸着，泪眼朦胧地看着这一切。

“这是普洛希卡的黑麦田……不过，一定是种晚了，再不



然就是种深了。”

她艰难地俯下身去，用她颤抖枯瘦的手，怜惜地抚摸着湿润的麦苗，就象她摸弄孩子的头。

“啊，这儿是波利那的小麦田。多么肥沃的土地啊。当然罗，难道波利那不是列普卡村的头号人物吗？不过，有点儿让霜打了，去年冬天实在太冷了，”她一边儿想，一边儿望着去年秋天播种的大片土地，以及深陷在土里沾着泥浆的麦叶——去年的雪太大了。

“咳，”她叹息，“他们吃了多少苦啊！”她手打凉棚，望着从村子里出来的两个少年。

“是风琴师的学生和儿子……好大的篮子呀！啊，没有错儿，他们准是去伏拉送今年的忏悔录。”

她亲切地招呼着走近的少年，很想跟他们闲谈一番，但他们仅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就只顾着说自己的话儿，匆忙赶路去了。

“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她说，心里又是失望又是气恼。“罢了，罢了！谁能看得起一个叫化子呢？不过，米哈尔出落成大小伙子了，如今一定在给神父奏风琴呢。”

阿伽沙来到克莱姆巴的地前。“天哪！这儿居然一个人也没有！”她嚷了起来。现在她离村子很近了，可以闻得到炊烟的味道，看得到果园里晒着的被褥和垫子。看着这一切，她心里充满感激，感谢上帝赐予她这么长的生命，让她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她就是抱了这个希望，才能够度过这个严冬的，才能够克服了寒冷和贫乏，甚至死亡。

她在一丛灌木丛边坐下，想把身上的衣服掖掖齐整，可是力不从心。快乐激荡着她浑身发抖，她的心像一个被卡着脖子



的鸟儿的翅膀一样扑扇个不停。

“这是有些慈悲的好心肠的人。”她紧瞅着自己的布袋，低声说道。她想起她积攒的自己老了那天用的东西。

多年来，她一直希望天主召唤她时，她是在自己的村子里，躺在茅屋里铺着羽毛被头的床上，上边儿墙上挂着一排圣像：像所有家庭主妇那样平静地死去。这些年她都在为那神圣的一刻，省吃俭用，节衣缩食！

在克莱姆巴家的顶楼里，就有着这样一个柜子，柜子里藏着她储备起来的备随时使用的崭新羽毛被头、被单、枕头、枕套。她没有别处可以存放这些被褥枕头，因为她从不曾有过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却只能照着主人的吩咐，睡在屋子角落里的一摊稻草上，或者就睡在牛棚里。她心中十分明白，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罪孽深重的人就该如此，所以她从来不去争取什么，也从来没有什么抱怨。

然而，她也在内心深处梦想着一切事情，并且请求天主宽恕她的无理要求，她梦想着和一般农妇一样地入土。多年以来她都在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向上帝祈祷着这一梦想能够实现。

正因为如此，在她又重新走向村子，意识到自己弥留之际快来了，她就自然而然地在思考：还有什么东西没准备呢？

不。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她带回来了一支“圣烛节”用的蜡烛，一瓶圣水，一只洒圣水用的新毛刷，一张她死时要捧在手里的钦斯托霍瓦圣女像，以及作为葬费的几十个兹罗提。这笔钱也许还可以让她的死稍微豪华些，但她从来没有梦想神父会送她的尸体去墓地。

连地主们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神父送葬的殊荣，何况，



光是这笔费用，就会耗掉她全部积蓄！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比先前感觉更累了。她咳得厉害，几乎没有力气迈步。

“如果……”她心事重重地想道，“如果我还能看到翻晒干草或者秋收，那就好了！啊，那时候我就会心甘情愿地咽气的！”

她请求天主宽诉着罪孽深重的想法。

可是，还有更让她惶惑的事情等着她：有谁会收留她、让她死在自己家里呢？

“我要去找个慈悲心肠的人家，”她说，“哪怕付给他们一点钱。确实，没有一个人肯可怜一个陌生人，给自己招来累赘。”

至于死在她的亲戚克莱姆巴家里，她更是不能奢望。

“孩子那么多！又要准备鸡鸭下蛋的地方真是没有我容身之地，何况，这样的有田有地的人家的脸面也不容许一个要饭的穷亲戚死在自己家里。”

虽然一切都一筹莫展，但她倒并不觉得痛苦。她一面想，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堤岸行走。堤岸是筑起来保护牧场和卷心菜田免受洪水袭击的。

在她的左边儿，磨坊池塘熠熠生辉，岸边长满倒垂的赤杨树，深蓝色的水里反映着金发一般的阳光。一群群的鹅儿在扑动翅膀，扬声鸣叫，一群孩子在泥泞不堪的大路上欢快地奔跑着，叫嚷着。

列普卡村就在这池塘两岸的土地上，自古就是这个样子：隐藏在茂密的果树丛中或是躲在周围一圈儿乱草堆里。

阿伽沙慢吞吞地走着，目光却迅速犀利，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里。磨坊老板娘正坐在她家大门口看守着一群嘎嘎乱叫的乳黄色小鹅。阿伽沙跟老板娘打个招呼，赶紧走了过去，没被墙脚下几只晒太阳的狗发现，她心里很是高兴。

她走过桥去，桥下的水冲动着磨坊里的水轮。大路在此分成两条，合抱全村。

她犹豫了一下，转向左边儿，走上了一条稍为长一些的道路，因为想更细致地打量一下村子。

她首先经过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生气的铁匠铺，一个货车的车头和几把生锈的犁尖竖立在煤烟熏黑的墙边：铁匠本人出门去了，穿着衬衣和裙子的铁匠老婆，在果园里掘土。

阿伽沙在每一户的门口驻足，身子靠在低矮的石栏上，好奇地向里边张望。狗跑过来嗅嗅她，认出她是老村民，于是摇摇尾巴，又回到原地晒太阳了。

到处都让她感到一种奇怪的寂静和空虚。

“男人们都出门打官司或聚会了。”她走进教堂的时候，得出这样的解释。

作过弥撒的神父依旧坐在忏悔台那儿，十多个从遥远的村庄来的人坐在座位上，不时地叹息，或是高声祈祷几句。

一缕缕淡蓝色的气体从大祭台前的明灯里散发出来，透过阳光袅袅上升。时而有麻雀或燕子，闯进来在阴暗冷清的会堂里绕一圈，又迅速飞回到外边儿阳光灿烂的天地中去。

阿伽沙作完简短的祷告便奔出教堂去克莱姆巴家。就在教堂门口，遇上了雅姑斯叮卡。

“啊，是你，阿伽沙！”她惊异地嚷道。

“是的，好太太，我活着回来了。”她俯下身去吻雅姑斯叮卡的手。



农 民

“啊呀呀，大家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上帝赐予的面包虽然来得容易，可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多大好处。坟墓在向你招手！”老太婆嘲弄地瞅着阿伽沙说道。

“你说得对，好太太，上帝帮我把这副骨头送到这儿。”

“去克莱姆巴家吗？”

“当然罗！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亲戚么？”

“他们会高兴见到你，瞧你那口袋鼓鼓的。说不定，你还有几个钱缝在什么烂布头里呢。是呀，是呀！他们一定会承认你这个亲戚的。”

“他们身体都很好吗？”阿伽沙想快些结束这痛苦的嘲弄，插嘴问道。

“除了汤马斯，大家都好，他身体很不好，坐牢以后要好多了。”

“汤马斯！坐牢？——您是在说笑话吧。”

“我讲的都是真话。不过，让我补充一句：不只他一个，全村的人也都在跟他一起坐牢啊。扯上官司的时候，牢门啦，铁窗啦，不管对待有地没地的人，那些人都可凶了！”

阿伽沙惊惶失措地站在那里。呜咽道：上帝啊，圣母玛利亚！”

“一会儿到克莱姆巴家你就会知道一切……哈哈，男人们用罢工的方式复仇呢！”雅姑斯叮卡说道，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阿伽沙艰难地行走着，她不愿相信这个消息。一路上她遇到好几个她认识的妇女，都亲热地招呼她，可是她装作好象没有听到似的，而且故意地放慢脚步，不敢证实老太婆告诉她的可怕消息。她徘徊了好久，四处张望，让那可怕的现实慢一点来到她面前。